



恨

悔

恨

海

根據吳研人小說恨海

柯靈著

開明文學新刊

海 恨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一日初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入

著作者

柯

靈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51P.)K

恨

分幕

序幕 北京南橫街陳宅客廳

——清光緒庚子前八年春天

第一幕 同序幕

——庚子年五月初

第二幕 八百戶張家店

——離第一幕約十天

第三幕 西大灣子河邊

——離第二幕約十餘天

第四幕 上海張家書房

——第一場 辛丑後一年的初春

——第二場 離第一場約一個月

尾聲 上海近郊

——離第四幕第二場後約半個月

人物

陳戟臨——兩榜出身，在工部任事的一個京官。

李氏——陳妻。

陳伯和——他們的長子。

陳仲靄——他們的次子。

張鶴亭——陳家同鄉，殷實的洋貨商人。

白氏——張妻。

張棣華——張女，伯和的未婚妻。

姨娘——張妾。

狗兒——姨娘所生子。

王娟娟——陳戟臨的甥女，仲靄的未婚妻。

吳老師——陳家的西席。

李富——陳家的用人。

海棠——張家的丫頭。

金根——張家的男僕。

王媽——張家的女僕。

五姐兒——張家店的女掌櫃。

辛述懷——陳伯和的一個損友。

卜書銘——鴉片館主。

王大少——一個洋場的闊少。

晴紅老七——妓女。

船夫

賣雞子的老人

難民男女甲·乙·丙……等

義和團若干人

其他

序 幕

清光緒庚子前八年，在北京南橫街一所寬敞的住宅裏。這家主人姓陳，字戟臨，廣東南海人，兩榜出身，用了主事，分在工部學習，後來纔補了實缺。夫人李氏，所生二子，大的叫伯和，小的叫仲鸞。同院住着兩家，一家是他的中表親蘇州人王樂天，也在京中爲官。一家主人叫張鶴亭，和戟臨同鄉，是個生意人，北京上海都開得有洋貨字號，王張兩家，都祇有一個女兒，和陳家的兩個孩子，請了先生，一起在家攻讀。

這是北院陳家的小客廳，陳設的頗見整潔雅致，時常仲春，從正面望去，院子裏一片氾氾的陽光，照耀着一庭綠意。

春晝寂寞，祇聽得小孩子的笑聲亂成一片，清脆甜美，有如花叢鳥語。原來這時正有兩對少男少女，在屋子裏捉迷藏遊戲。陳家的伯和用手帕蒙着眼，在當中摸索着捉人。他的弟弟仲鸞和張家的棣華，王家的娟娟，笑着在四面躲躲藏藏。一會，仲鸞搖搖手，叫大家別響，於是兩個小姑娘用手掩着嘴，忍住笑，輕輕地躲起來。

四個孩子，一般天真，可是細看起來，也自有些分別：棣華端莊；娟娟癡憨；伯和活潑；仲鸞溫厚，言語舉止中都看得出來。

逃出去了！

陳伯和（以下簡稱伯）（摸索了一陣，聽得沒有人聲，忽然懷疑地站住了——）不來了，你們

陳仲靄（以下簡稱仲）誰逃了？我們都在這兒。

伯 棣華姊姊呢？

張棣華（以下簡稱華）（在一邊應着）我在這兒。

伯 娟表妹呢？

王娟娟（以下簡稱娟）（嬌憨的）噯——大表哥，我也在這兒呢！

伯（又開始摸索）好，祇許逃，不許躲起來！（他摸到一個犄角，偷偷地把手帕掀起一點，於是

是他一下子很快的逮住了仲靄）好，二弟逮着了！

仲 你蒙着眼，怎麼知道是我？（發見祕密）不對，大哥看見的。

華·娟（同時走近來看）不行不行，看見的！

仲 重來重來！

伯 重來就重來！（自動拉好手帕）這回看不見了吧？

【他們繼續他們的遊戲。娟娟忽然端一把椅子，輕輕橫倒，攔在當路，在伯和和他們三個中間築了一道「防禦線」。伯和慢慢摸索過來，眼看就要絆着了；棣華不禁驚叫了一聲。

華 不行，要摔交的！（她趕過去搬椅子，卻給伯和一把逮住了）

伯（一手拉下手帕）這回逮着了把。

華 我好心給你挪椅子，怎麼就逮了我？

伯 我不管，我不管！（說着就要給她蒙手帕）

娼 （拍手）好，棣華姊捉！棣華姊捉！

華 （窘迫）不行不行，我不會捉！

仲 （解圍）那棣華姊給我們唱個山歌吧。

伯 （想了想）好，唱山歌就唱山歌。下次再逮住，可不許賴了。

華 下次我準來！

【棣華就在那張椅子上坐下，三個人圍着她。

華 唱什麼呢？（微昂着頭，冥想了片刻，她於是唱起來——）

碧海中，

有仙島。

四時花草開滿了，

鳳舞白鶴叫。

西王母，

千年蟠桃紅熟了，

衆仙齊來到。

張果老，

白髮飄。

樂逍遙，

手執漁鼓簡板丁冬兒的敲……

伯 不好不好，「八仙會」，都聽過了。換一個！

華 那麼——（又冥想了一會）我真唱不出嚶。

伯 那麼講個故事。

華 更講不出了。

娟 （跟仲靄耳語了一下，得意地）我有一個故事，我來講。

伯 不成！（忽然又——）好，聽你的！

娟 （忍着笑）從前有一份人家，就一個女兒。（打量棣華，摹擬地）細細的眉毛，大大的眼

睛，頭髮又黑又亮，又好看，又聰明，年紀纔十二歲——

伯 （插嘴）這倒巧，她跟棣華姊姊同年？

娟 （不理他）另一份人家，兩個兒子，大兒子（打量伯和，摹擬地）又是淘氣，又是個小機

靈！（手勢）後來這家的母親愛上了那姑娘，說：瞧這小倆口子，（指伯和和棣華）大了給

他們配成親，倒是天生的一對兒！（說完她和仲靄都笑起來）

華 （羞窘的起了身）你們欺負我，你們——你們——（哇的哭起來）

伯 （慌了手脚）別哭別哭，都是娟表妹不好！

華 都是你！（還是哭）

伯 （過去哄着她）好好，都是我不好，那得了吧？

娟 大表哥！（用手指刮着臉）唷，唷，唷，唷！

伯（又急又惱）你還鬧，你還鬧！

【伯和要打娟娟，她笑着逃了出去。

仲娟表妹，別跑！別跑！（也追出去）

華（擦擦眼淚，也要往外走）我不來了，我不來了！

伯不，不。（趕快攔住）你真生氣了？

華（覺得委屈）你們壞，往後我再也不跟你們玩兒了。

伯不，你跟我玩兒，就咱們倆玩兒。

華爲什麼？

【娟娟和仲靄在門外探頭偷看。

伯我跟你好。（補充地）就跟你好，不跟他們好。

華你是男孩子，我不跟你好。

伯女孩子就不能跟男孩子好嗎？咱們偏要好。我要——（想像着怎樣表示他的好感）我將來長

大了，做了大官，發了大財，我要買許多好玩兒的東西送給你。

華（聽得高興）真的？

伯當然真的！

華（想了想）呸，你騙人！你買了好東西，自己玩兒還來不及呢！

伯（急了）不，我不騙你！騙了你我是這個——（手勢）我是哈吧狗！

【娟娟和仲靄突然笑着奔進來。

娟（拍手）好啊，大表哥是哈吧狗，大表哥是哈吧狗！

【一邊窘住了棣華跟伯和。

娟（拿手帕作着引狗的姿式）來來！可憐的小哈吧狗，我給你喫骨頭。

伯 壞東西，看我不打你！

【伯和追過去，娟娟逃了。兩個圍着圓桌團團地轉着，鬧作一團。

【陳戟臨夫婦正好打裏間出來。

伯·仲（同時）爹，媽。

娟 舅舅，舅媽。

李氏（以下簡稱李）你們追來追去，怎麼回事？

伯 娟表妹罵我——罵我哈吧狗。

娟 我沒有，是他自己罵的。

李 自己罵的？

陳戟臨（以下簡稱戟）好了，好了，你們出去玩兒去吧。

伯（誤會被驅逐）我們在這兒玩得好好的！

李 玩兒得好好的還鬧翻了天！（趕雞似的）走，走，快走。我跟你爹有事，別在這兒攪和。

伯 你們有什麼事？

李 什麼事？要緊事！小孩兒不懂得，長大了就知道了，快走快走！

【棣華先出去，伯和跟着；然後是仲衢和娟娟。

仲 咱們還是捉迷藏去，你可別再開了。

娟 我知道。（同下）

李 （得意）老爺，你瞧瞧這小兩對兒！

戟 你怎麼在孩子面前也是胡說亂道的！

李 小孩兒懂什麼！（急於要知道下文）你倒說，兩家都說好了嗎？

戟 王家是親戚，親上加親，一提也就贊成了。棣華她爸爸，你知道鶴亭那個古板脾氣，他又是

買賣人，我央了人去探口風，還真怕他不肯跟我們官場中人結親呢。……

李 （失望）怎麼，張家不答應？

戟 沒想到，倒是也答應了。

李 （得意忘形）我就說嚟！不是我自己贊美，我們那兩個孩子，也還就那兩個姑娘將就配得上。好，說辦就辦，我們請算卦的挑個好日子，就把兩家的親事定了。

【李富送着一疊紅帖子進來。

李富 （以下簡稱富）太太，紅帖子買得了。（恭恭敬敬擱在桌子上）

李 你請吳師爺到這兒來，就說老爺請他。

戟 （訝異）我？

富 是，太太。（下）

戟 你這是幹什麼？這紅帖子幹嘛用的？

李 （頗以練達自喜）庚帖呀！今兒就是個好日子，請吳老師寫了，我們就給兩家送過去。——

吳老師就是現成的媒人。

戟 你怎麼那麼性急！張家王家都跟我們一個院子住着，你還怕她們跑了不成！

李 不是怕她們跑了。我看這一對女孩子實在好，萬一叫別人給說了去，我們可不是當面錯過了嗎？

戟 可是孩子們到底還小呢。再一層——（沈吟）你倒說，那兩個女孩子，誰配伯兒，誰配仲兒合適？

李 那還用說！隸華年紀大，自然配老大；娟娟小，就配老二。

戟 按年齡自然是這麼配，可是論品性，娟娟長得聰明，舉止說話都靈動，配伯兒似乎合適點；隸華穩重，仲兒老實，平常好像他們倆也頂和氣，我看把他們配成對兒倒好。

李 什麼和氣不和氣，小孩子家懂什麼！他們成天在一起，還不一樣哥哥弟弟姊妹妹的。老大配大的，老二配小的，就這麼辦，包管沒錯兒！

【李富上。

富 吳師爺到。

【接有進來吳老師。他鬚眉皆白，戴着老花眼鏡。可是雙目炯炯有光。他飽經事故，而頭腦清楚，在當時屬於維新派的人物。

吳老師（以下簡稱吳）戟翁。太太也在這兒。

戟 勞駕勞駕，我們正有點小事想請老師費心。
吳 應該的，應該的。

李（滿面春風）這還是一樁喜事呢。

吳哦，喜事？

戟舍下的幾個孩子，多蒙老師教誨，我們合家都感激不盡。依老師看，我那兩個孩子，都還有點出息嗎？

吳令郎資質聰明，本性厚道，祇要好好琢磨，將來都是有用之材。

戟（快慰）這都仗着老師的栽培。還有棣華跟娟娟，老師您瞧——

吳好，都是好女兒。棣華雖然差一點伶俐，可是底子厚，又有烈性，小小年紀，也看得出來。
李（迫不及待地向戟臨）你瞧，怎麼樣？老師都贊成了。你不用嚕裏嚕囂的，乾脆跟老師說明了吧。

吳戟翁，這是怎麼回事？

戟我們今兒請老師過來，是想請嚴師兼做月老，成就了那兩對小兒女的親事。

吳（楞了一楞）是要我做媒？

戟兩家都說妥了的，也就是請老師做個現成的媒人。

李這兒還有兩份庚帖，還得請老師大筆一揮呢。

吳（微笑地）真對不起，我這麼大年紀了，什麼事都做，就是不會做媒，你們還是另請高明吧。

李（大出意外）怎麼？

戟（婉轉）您——您覺得這個親事門戶不大相當？

吳自然相當。

人品不相配？

吳 配。你誤會我的意思了。（親切而莊重地）我常常想，一個人不該相信運命，可是應該相信環境的力量。滄海桑田，世間有的是意想不到的變化，何況是一個小孩子，誰知道他們將來怎麼樣？戟翁，你要是不嫌我太冒昧，我勸你們還是多考慮考慮的好。

李 唷，那怎麼成！

戟 （爲難）老師說的是。不過這也不可一概而論，常言說「江山好改，本性難移」，小時候好的，長大起來大概也壞不了。你要是看孩子們還不壞，我想說定了倒也是一件好事。

吳 話不是這麼說的。歲月不居，人生多故，境遇不同，時勢不同，簡直叫人不得不變。我親眼看見多少從小定親的人，到後來親家變做冤家，佳耦變成怨耦。父母愛他們的子女，最好是給他們教育，給他們改造環境反抗運命的力量，不是給他們現成的幸福，叫他們對環境屈服，對運命低頭，幸福是要捉弄人的，弄得不好，反而害了兒女。

李 （異常反感）哎呀，老師，您不肯賞臉做媒就得啦，怎麼儘說這不吉利的話呀！

吳 府上的事我不該多嘴，可是孩子們都是我的學生，我總算爲他們用過一番心。我還是這句話：希望你們多考慮。得罪得很，我這就失陪了。

戟 （覺得過意不去）老師！

〔吳老師正待出去，伯和、仲靄、娟娟三個蹣手蹣腳背着身子進來，冷不防撞在老師身上，三個都惶窘不堪。〕

伯·仲·娟 （瑟瑟縮縮，同時向老師行了禮）老，老師。

吳（心中不悅，未免現於辭色）你們幹什麼？

伯（結結巴巴）我——我們——我們——（指着門外，祇想哭出來）

〔同時門外傳來棣華的聲音。〕

華的聲音 好，你們跑，你們跑！

〔大家全看着門，看着那個孩子摸索着若無其事地進來。〕

華（手帕蒙着眼，站在門口，用手指點着）我知道，你們全跑到屋子裏來了。（回身掩上門）看你們逃到哪兒去！（於是她開始摸索，終於一把抱住了吳老師）好，這可逮着了吧。（拉去手帕，她「啊」了一聲，手足無措地朝後退）老師！（她急得要哭出來）

吳（慢慢地走近棣華，她又畏怯地退了兩步，他輕輕地撫摩着她的頭髮，又拍拍她的肩膀，極其溫和地）別害怕，老師不罵你。可憐的孩子！（轉身向戟臨夫婦，雙關地）戟翁，咱們記着別教孩子們玩兒這個。別讓他們蒙着眼瞎摸亂撞，這太可憐了！教他們睜着眼，教他們別迷失了路！（說完，他很快地出去了）

伯·仲·華·娟（四個人面面相覷，對着戟臨夫婦同時發出疑問）老師說什麼？
李（輕蔑地）聽他的！書獃子，老糊塗了嚟。

幕

第一幕

庚子那年，五月初頭。

這一年正是義和團鬧事的時候，北京城內，謠言四起，人心惶惶，不可終日。那些京官們，看看勢頭不對，藉辭告假回籍的，絡繹不絕。政府一怒之下，下了一個不許告假的命令，於是大家祇好困守京畿，坐以待斃，但那恐慌的情形，卻也更加嚴重了。

這嚴重的趨勢在陳家的客廳裏也看得出來。王樂天傲倖早一天告了假，決計帶着家眷回到蘇州原籍，行色惶惶，客廳裏已準備一檯豐盛的酒席爲他們送行。——此時李富忙着搬出八盆鮮果蜜餞，放在席上。

陳戟臨滿臉焦灼，負着手在客廳裏踱來踱去。

戰（站住）你去過張家，請了親家太太了嗎？

戰請過了。親家太太跟張小姐一忽兒就到。

戰（踱了兩步，又站住）西院姑老爺家忙着收拾東西，你幫着去檢檢。你對姑老爺說，時間太匆促，我來不及預備什麼，也就是一頓便飯，請他們過來用了飯就上火車站。

是，老爺。（要走）

戰一忽兒把大少爺跟二少爺請到這兒來。

富是，老爺。（下）